

## 《正红旗下》英译本中的文化负载词翻译评析

程金瑞

南京理工大学紫金学院 江苏南京

**【摘要】**老舍所创作的《正红旗下》宛如一幅细腻的历史长卷，生动地展现了满清旗人丰富多样的日常生活，这部作品不仅仅是对当时社会万象的精妙艺术概括，更蕴含着深刻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在《正红旗下》的文字世界里，存在着大量具有鲜明民族特色与文化烙印的文化负载词，这些词语犹如一把把独特的钥匙，开启着满族文化的大门，但同时也因其独特性与文化隔阂，极大地左右着翻译工作的成败。本文选取《正红旗下》的英译本作为研究范例深入探讨。通过细致剖析译者在处理这些文化负载词时的得与失，深入评析相应的翻译策略，从而审慎地思考如何巧妙地跨越语言与文化的障碍，将原文中丰富的信息精准无误地传达给目的语读者，使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都能领略这部作品的独特魅力与深刻价值。

**【关键词】**翻译；《正红旗下》；文化负载词

**【收稿日期】**2024 年 11 月 13 日

**【出刊日期】**2024 年 12 月 20 日

**【DOI】**10.12208/j.ssr.20240080

### Translation analysis of culture-loaded words in English translation of *Beneath the Red Banner*

Jinrui Cheng

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ZiJin College, Nanjing, Jiangsu

**【Abstract】**Lao She's work of *Beneath the Red Banner* is like a delicate historical scroll, vividly depicting the rich and diverse daily lives of the Manchu people. This work is not only a brilliant artistic summary of the social phenomena at that time, but also contains profound and profound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s. In the textual world of *Beneath the Red Banner*, there are a large number of cultural loaded words with distinct ethnic characteristics and cultural imprints. These words are like unique keys that open the door to Manchu culture,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ir uniqueness and cultural barriers greatly influence the success or failure of translation work. This article selects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Beneath the Red Banner* as a research example for in-depth exploration. By carefully analyzing the translator's gains and losses in dealing with these cultural loaded words, and deeply analyzing the corresponding translation strategies, we can carefully consider how to cleverly cross the barriers of language and culture, accurately convey the rich information in the original text to the target language readers, and enable people from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to appreciate the unique charm and profound value of this work.

**【Keywords】** Translation; *Beneath the Red Banner*; Culture-loaded Words

#### 1 研究背景

老舍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杰出作家，他的代表作《骆驼祥子》、《四世同堂》、《龙须沟》、《茶馆》等被大众熟知并饱受赞誉，许多作品被翻译后四海传播，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做出了巨大贡献。作为满族作家，老舍的《正红旗下》是仅有的一部直接描写满族生活的自传体长篇小说，从生活习俗、饮食文化、风土人情、宗教信仰到戏曲戏剧，给世人

展现了一幅生动真实的满族社会生活画卷，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目前仅有唐·科恩于 1982 年翻译并通过中国文学杂志社出版发行的译本，本文试图分析其翻译文化负载词的处理方式，总结方法并探讨得失，以期有更深层次的解读。

#### 2 文化负载词简述

翻译是语言和文化之间的交流，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体现在语言上，更体现在文化负载词上。文化

负载词是指标志某种文化中特有事物的词、词组和习语，这些词汇反映了特定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积累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的活动方式（廖七一，2000）<sup>[1]</sup>。文化负载词对于文化交流至关重要。它们是不同的文化之间相互了解的关键纽带。然而，在翻译和跨文化交际中，文化负载词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由于文化差异，很难在另一种语言中找到完全对等的词汇来表达其内涵，翻译时可能会出现文化信息的丢失、扭曲等情况。译者作为文化的传播者，肩负着重要使命。郑德虎（2016）<sup>[2]</sup>在《中国文化走出去与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中将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方法归纳为六种：音译、音译+注释、直译、直译+注释、音译和直译结合、意译。本文将根据郑德虎提出的文化负载词常用翻译方法，参考奈达五类文化负载词的标准（Nida, 1993）<sup>[3]</sup>，论证《正红旗下》译者处理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合理之处，同时也指出其中某些待商榷之处，供读者参考。

### 3 《正红旗下》英译本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

翻译在当今时代的一个重要作用就在于对全球化时代的不同文化进行重新定位（王宁，2013）<sup>[4]</sup>。准确的翻译策略能让目的语读者对文化负载词有基本正确的理解，避免产生误导或困惑，从而为跨文化交流奠定正确的语义基础。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根据不同文化负载词的特点灵活运用多种翻译方法，同时在同一文本中保持一定的翻译策略一致性。通过对原文和唐·科恩的译本进行比较，根据翻译策略的差异，可以看出唐·科恩（1982）<sup>[5]</sup>主要采用了音译或直译、音译+注解、直译+注解、意译的方式进行处理，基本上做到文化负载词的可读性与可接受性的统一。

#### 3.1 音译或直译

直译或音译的翻译方法经常用在专有名词上，在《正红旗下》中，充斥了大量的物质文化词汇，其中一部分对于目的语读者来说并不陌生。使用直译或音译的方式，可以准确无误地向目标读者传递原文的文化内涵，能最大限度地再现原文的文化特色，使目标读者在阅读时获得与原读者相似的阅读体验。

例 1.可是他没法去开一座洋猪肉铺，既卖熏鸡酱肉，也卖洋油洋药。

But he couldn't very well open up a foreign meat shop selling smoked chicken, stewed pork, foreign oil

and foreign medicine all at the same time.

例 2.风来了，铺户外的冲天牌楼唧唧吱吱地乱响。

The pailou jutting up into the sky outside the shops creaked wildly in the wind and the cloth signs hanging there...

较西方而言，我国在近现代时期生产力水平低下，有很多物品从国外进口，因此会加上“洋”表示外来物，比如“洋火”、“洋钉”等。《正红旗下》讲述的故事发生于晚清时期，深受外国货物冲击，“洋猪肉铺”、“洋油”、“洋药”也是如此。译者采用直译的方法，刚好契合文化内涵。“牌楼”是我国中国建筑文化的独特景观，其历史悠久，在园林、寺观、宫苑、陵墓和街道均有建造，外译作品中也较为常见。使用音译的方法既保留了原语的民族化特色，对于了解或熟悉中国作品的读者来说不会影响理解阅读体验。

#### 3.2 音译+注解

对于部分文化负载词，可能本身载有明确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信息，具有深层的文化内涵，在目的语词汇中找不到对等概念。文化维度的“适应转换”其实是双语文化内涵的传递与阐释（胡庚申，2004:15）<sup>[6]</sup>，如果译者采用直译或音译的方法会造成读者难以理解乃至错误理解，必须要加注进行解释，正因如此，《正红旗下》中有大量的文化负载词运用了此方式翻译。

例 3.有的王爷会唱须生，有的贝勒会唱...

Some of the princes liked to sing the role of the bearded old men, some beile could play ...

originally Manchu clan leaders, beile were hereditary noble-men

例 4.我们特有的名词，如牛录、甲喇、格格……他不但全懂而且运用的极为正确。

He both understood and used some of our special Manchu words, such as niulu, jiala, or gege with perfect accuracy.

Captain Major Young lady

例 5.大街上有多少卖糖瓜与关东糖的呀！

The streets were filled with pedlars selling melon-shaped candies and Guandong\* maltose taffy. (Don J. Cohn, 1982: 8)

East of the Shanhaiguan Pass, i.e., northeast China

《正红旗下》里有很多满语称谓，“贝勒”、“格格”便是其中的代表，对于较为生僻的中华民族词汇，音译加注的方式能保留其文化特色，也保证了原文的连贯性，使读者认识到老舍笔下描绘的是饱含满族民俗文化的作品。“关东”是指泛指我国山海关以东的地区，就像很多省份名称的英译名称一样，是来源已久的地理专有名词，而加注解的方法便于译语读者深入理解中国地理概念。

### 3.3 直译+注解

直译虽然比音译具有更高的可理解性，但是为了更为清楚的表达，也会经常采用注释加以说明<sup>[2]</sup>。在处理文化色彩较浓厚的词语时，不需要拘泥于形式，直译加注更为稳妥，使得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减少割裂感，不会增加译语读者的阅读难度。

例 6. 梭儿胡 shuttle cards

paper playing-cards approximately 1x6 inches.

例 7. 白莲教 Lotus Sect

a secret society in north China

例 8. 鸽铃 pigeon whistles

tiny carved whistles attached to pigeons' wings which emitted flutey sounds when the birds flew. Entire flocks were fitted with these whistles.

“梭儿胡”原本是满语，本义是纸牌，即一种赌博游戏。白莲教是唐、宋以来流传民间的一种秘密宗教结社。鸽哨又名鸽铃，装在鸽子尾部的一种哨子，会在鸽子飞翔时发出响声。属于一种民间风物，已有上千年的历史。这些文化负载词所蕴含的文化色彩或意象给译者带来了极大挑战，用直译加注的方式再现原文风格，最大程度上保留文化内涵，给读者留有了一定的想象空间。

例 9. 七九河开，八九燕来：in the seventh 'nine', the rivers thaw, in the eighth 'nine', wild geese soar.

Beginning from the winter solstice, Chinese counted nine periods of nine days, lasting into the new year. Each period had its own particular characteristics.

“七九河开，八九燕来”是中国谚语，指七九冰河解冻，八九大雁从南方飞来，气候逐渐变暖了。英汉谚语中形相似，功能对等的谚语有不少，翻译时采取直译法使译文再现原文之风格<sup>[7]</sup>。在例 9 中，“开”和“来”押尾韵，译者在处理时也参照押韵使

用了“thaw”“soar”，再现了原文形式，体现了谚语特色，对于信息缺失的部分以注补充，较为妥当。

### 3.4 意译

意译是只保持原文内容，不保持原文形式的翻译方法，与原文并不一一对应<sup>[2]</sup>。对于部分原语读者都难以理解的文化负载词较为适用，或者因文化天然差异，采用音译（直译）加注解的方式翻译文化负载词造成了一定的阅读障碍，需要侧重强调其含义时，可以采用意译的方式来传达实际意义。

例 10. 母亲最怕的是亲友家娶媳妇或聘姑娘而来约请她做娶亲太太。

My mother dreaded receiving invitations to act as a “mother-of-honour” when a girl was marrying into or out of the family.

例 11. 按照那时代的科学说法，这叫做“鬼打墙”。

The scientific term of the day for this phenomenon was “ghost-built mazes”.

“娶亲太太”是中国传统习俗中在结婚当天里由男方请来的年长妇人，也被称为“全福人”，随喜轿上门迎亲，是婚俗中的尊贵人物，要求品行端正，家庭圆满。此处采用意译的处理方式使用了“honour”，体现出娶亲太太的尊敬与荣誉感，十分巧妙。而“鬼打墙”是指在夜晚行走分不清方向，感知模糊而原地转圈的现象。此类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词语，要翻译出其背后的文化含义十分困难，因此译者采用意译的方式，用“maze”再现现象的基本含义，而不过分解释，便于读者理解。

例 12. 我只赶上了大清皇朝的“残灯末庙”。

I was born just in time to witness the flickering candles of the funeral rites of the Qing Dynasty.

“残灯末庙”是汉语成语，意思是快要熄灭的灯，将要结束的庙会。但译者没有采用直译，而是在上下文语境中推断含义，传达出清朝已经衰落的事实，将隐含信息译出，和原文对应。对于这类词语用直译不能准确传达文化意义，用代换又无异于将译语文化强加给源语文化，释义太多也影响原作风格，加脚注又显太累赘（张红艳，2000）<sup>[8]</sup>。《正红旗下》同老舍的其它代表作品一样，有较多的民风民俗描写，具有很强的民族特色，对于部分文化负载词如果使用直译的方法会造成读者阅读体验的割裂，无法理解文化内涵，所以必须采用意译来转换词汇信息。

#### 4 文化负载词翻译处理上的不足

如果文化负载词处理不当, 中国文学作品尤其是古典文学精品的丰富文化内涵将无法传递给渴望了解中国的译语读者, 给他们留下许多困惑和遗憾(张红艳, 2000)<sup>[8]</sup>。但即使是高超的译者, 由于文化差异以及读者接受程度差异的存在, 也无法完全等值地传达原文的文化内涵, 唐·科恩的译本难免会或多或少的存在不足之处。

##### 例 13. 灶王龛 altar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灶王”负责管理各家的灶火, 被作为一家和保护神而受到崇拜, 灶王龛是指供奉神佛像的石室或柜子。译者在此处将其直译为“alter”, 而“alter”的原意是西方教堂或寺庙的圣餐台, 桌子上面会摆放祭品, 显然译者采用了省译的方式, 两者在各自文化中代指差异巨大, 读者无法想象出灶王龛的大致形状。笔者认为针对此类文化物质特有词汇尽量采用直译加注释的方式, 以便读者了解中国物质文化内涵。

##### 例 14. 拉骆驼 Pull your camel

拉骆驼是北京方言, 老舍在此段后作出解释, 指年岁大的人用中指与食指夹一夹孩子的鼻子, 表示亲热。译者在此词第一次出现时直译为“Pull your camel”, 对照中文来说是一个错译, 对于母语读者理解“拉骆驼”来说也较为困难, 需要查阅相关资料, 译语读者更不明所以, 不免造成阅读障碍。笔者建议此类文化负载词翻译可以增译, 或加上注解, 提醒读者后文有相关解释。

##### 例 15. 杂拌儿 Mixed sweet-meats

“杂拌儿”是将一些表吉利的干果掺在一起放在一大盒内供食用, 一般包括生, 胶枣, 桃脯, 榛子, 栗子, 蜜饯等, 为老北京人过年时必吃的小食品。此处译者将其直译为“mixed sweet-meats”, 和原意略有不同, 实际上“sweet-meats”和北京的“蜜供”更为相似。

#### 5 结语

《正红旗下》展示出满族旗人丰富的民俗风情和文化底蕴, 深刻反映了清末社会现实。而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 文化负载词在翻译中处理得当, 有助于目标读者感受其核心词意和文化内涵, 有利于传播中国文化。为了更好地传达原作丰富的

文化内涵, 在翻译《正红旗下》过程中, 译者采用了音译、直译、意译, 加注等翻译方法, 可以说成效较好, 但能够看出想要完全忠实等效的再现文化负载词内涵并不现实, 需要译者的多方考量。至于在译文中必须保留哪些源语文化, 怎样保留, 哪些源语文化的因素又必须作出调整以适应目的语文化, 都可在对作者意图、翻译目的、文本类型和读者对象等因素分析的基础上, 做出选择(郭建中, 1998)<sup>[9]</sup>。在文化负载词的英译实践中, 需要译者根据文章具体语境来具体分析, 根据读者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和接受程度调整翻译策略, 不能只重视翻译形式, 导致掩盖作品原有的文化韵味, 应综合以上翻译方法, 最大限度地传递文化内涵。

#### 参考文献

- [1] 廖七一. 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M].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0.
- [2] 郑德虎. 中国文化走出去与文化负载词的翻译[J]. 上海翻译, 2016 (2):53-56.
- [3] Nida. Eugene A. 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on[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1993.
- [4] 王宁. 翻译与文化的重新定位[J]. 中国翻译, 2013(2):5-11.
- [5] Don J. Cohn. Beneath the Red Banner[M]. Chinese Literature, 1982.
- [6] 胡庚申. 从“译者主体”到“译者中心”[J]. 中国翻译, 2004(3):10-16.
- [7] 朱乐红, 陈可培. 英汉谚语文化差异与翻译策略[J]. 外语教学, 2000(7):65-67.
- [8] 张红艳. 试评《红楼梦》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J]. 安徽大学学报, 2000(7):60-63.
- [9] 郭建中. 翻译中的文化因素:异化与归化[J]. 外国语, 1998 (2):12-18.
- [10] 老舍. 正红旗下[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7.

版权声明: ©2024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OAJRC)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